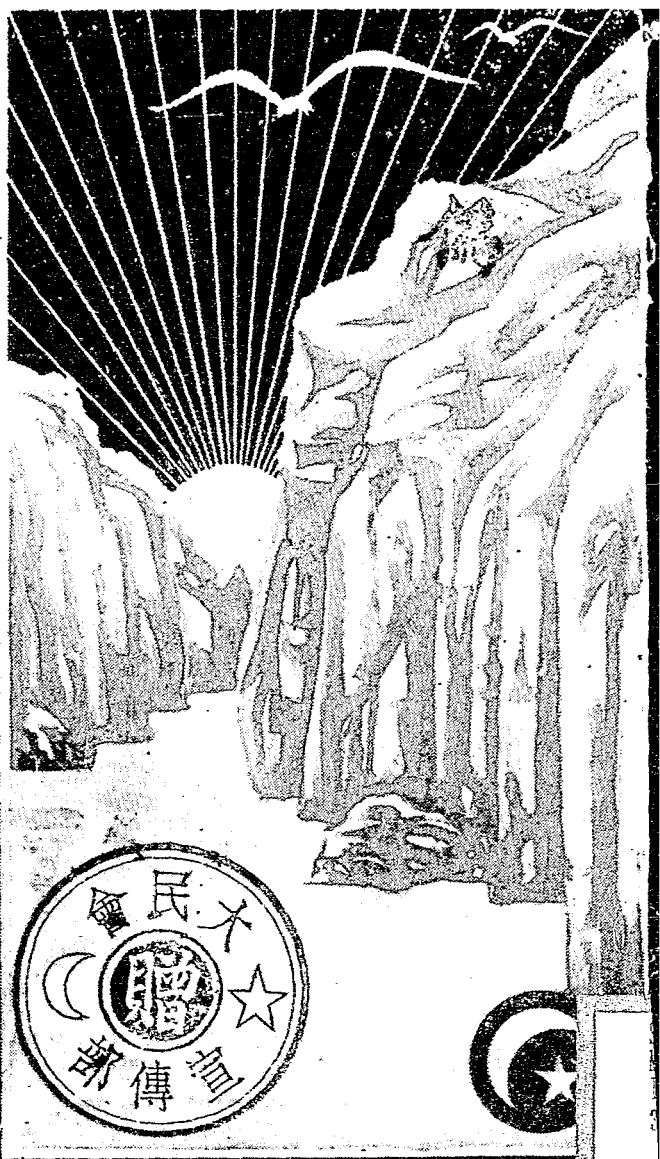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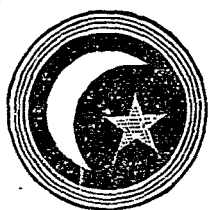
天知大地

四幕劇



大民會宣傳部編
大民會總策出版

146
1254.6
353



天下昇平

(四幕劇)

大民會宣傳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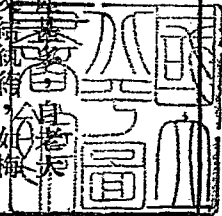
大民會總本部出版
每冊實售大洋四角



3 1761 2148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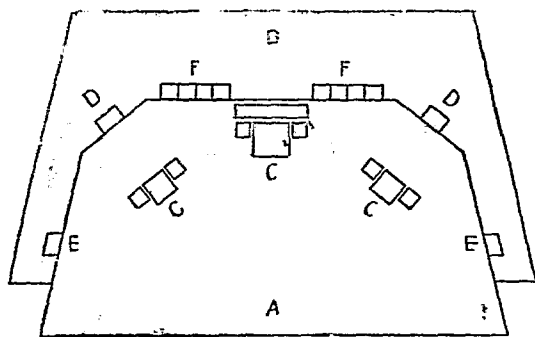
劇情說明

黃家有四兄弟及一妹，（暗射中國）祖上豪富，擁有田產甚多，自老大（協和）退休，家務操諸老二老三老四之手，奈老二老三喜交結，如梅力健（美）殷吉禮（英）傅朗西（法）等，揮金如土，而老四尤屬下流，結識地痞蘇行赤（蘇聯）不務正業，由是家境日益慘淡，典質殆盡，一日，天將陰雨，屋漏待補，老二老三忽談及晚近環境之日非，擬請老大老四共商振興辦法，無如老四蠻橫無理，且欲將美和（其妹）介紹與蘇行赤，惟老二老三已先將美和允許於殷吉禮，而老大早知殷、梅、傅、蘇、等陰謀、云美和早已介紹與東鄰村之華德鄰，（日本）而美和亦深知殷、梅、蘇、等之非是，亟願從華，未幾，殷、梅、與蘇等忽火併，並擬傷老大與美和，是時幸華德鄰入門解救，殷、梅、蘇、等惡棍既去，老二老三亦相率歸來，美和與華德鄰終成眷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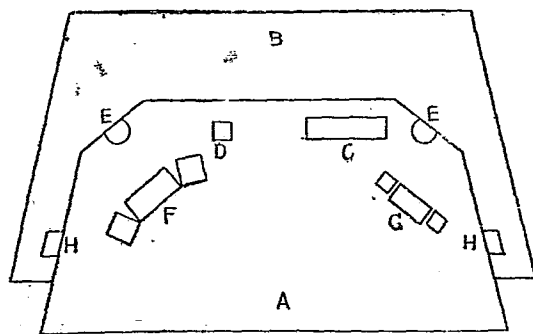
「天下昇平」舞台設計平面圖

第壹幕 大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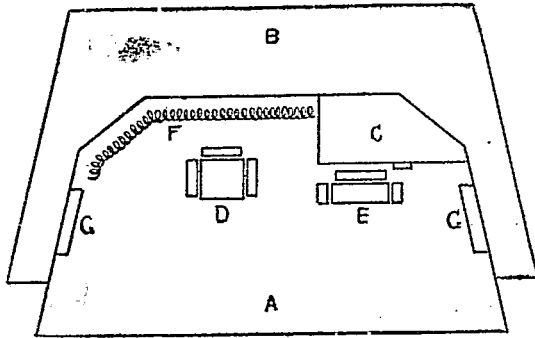
A 台面
B 後台
C 几、桌、椅、
D 內門、
E 外門、
F 格窗、

第貳幕 閨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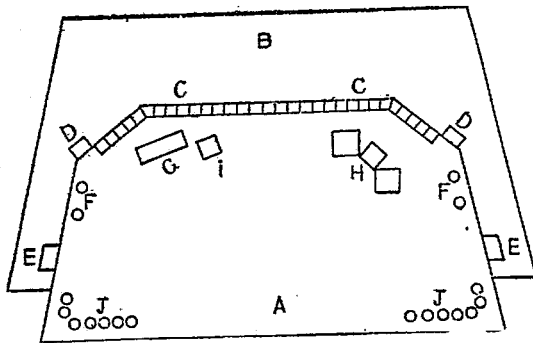
A 舞台面、
B 後台、
C 小鉄床、
D 鏡台、
E 園門
F 沙發長一短二、
G 粧台、椅二、
H 外門、

第叁幕 村肆



- A 舞台面、
B 後台、
C 茅屋一小間、
D 方桌一橙三、
E 長桌一橙三、
F 通衢、

第肆幕 花廳



- A 舞台面、
B 後台、
C 長方格玻璃窗、
D 內門、
E 外門、
F 花架
G 矮書架上放花瓶
H 矮几一、沙發二、
I 沙發
J 小花盆、

天下昇平

時間 在過渡時代的現在。

佈景 見舞台設計草圖。

人物一覽：

黃協和 黃宅的長兄。年約五十歲，身穿藍袍黑色馬褂，小鬚鬚。簡稱協。

黃正和 協和的二弟。年約四十餘，身着深藍色長袍，短鬚髭。略稱正。

黃兆和 協和的三弟。年約四十歲，身着藏青色中山服。簡稱兆。

黃澤和 協和小四弟。年約三十餘歲，身着粗條紋線之西裝，紅領結。略稱澤。

黃美和 協和之幼妹。年約二十餘歲，衣時髦之中山裝，及大衣。簡稱美。

阿黃 了頭。年約十餘歲。簡稱阿。

老黃 老僕。年約六十歲左右。簡種黃。

張家富 莊頭之一。穿竹布大褂，手持長旱烟袋，花白鬚鬚，年約六十餘歲。
簡稱富。

李樹人 私塾先生。着灰色土布長袍，帶老光眼鏡，一撮短鬚髭，年約四五十歲。
簡稱樹。

王生財 店主兼僮倌。年約三十歲。簡稱財。

鄉民 李大哥，二哥，年約二三十歲之鄉民。簡稱甲，乙。

華德鄰 協和之友。着西裝，身體矮胖，年約卅歲，留東洋鬚子一小撮，持手杖。
簡稱鄰。

蘇行亦 澤和之友。身軀高大，蓄長髮，着粗條紋西裝，鮮紅領結。年約卅餘歲。
簡稱赤。

梅力健 正和之友。着西裝。黑色大衣。有紳士風度。持手杖。帶銀邊眼鏡。

年約卅餘歲。小髭蓄髮。簡稱健。

殷吉禮 正和之友。着西裝大衣。捏手杖。啣呂宋煙。年約四十餘歲。大八字

鬚。簡稱禮。

于忠行 德鄰之友。着西裝。身體稍長。兜腮鬚髭。年約三十歲。簡稱行。

傅朗西 正和之友。着西裝。蓄髮短髭。身體暫長。年約三十歲。簡稱西。

戴逸志 德鄰之友。着西裝。蓄髮。年約三十歲。

易太年 德鄰之友。着西裝。短髮。面方體胖。年約四十歲。

第 壹 幕

時間 一天早晨。

人物 黃協和 黃正和 黃兆和 黃澤和 老黃

佈景 見舞設計平面草圖一。係一中國古式之大廳，兩壁有條幅字畫，中懸

中堂一軸，係五福圖，兩旁有對聯，可借用最通俗之聯語，上有橫匾一塊係「德馨堂」或用「福壽永昌」等均可。幕啓時正和與兆和，對坐談天。

正 今天的天氣還好，可是陽光（伸頭向外望）很微弱，恐怕要天陰了。……

兆 是啊！這幾天來的氣候是陰晴不定的，二哥您想，若是天……果真的陰起來，落了雨，屋子漏了，可不是玩的。

正 這件事本來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們兄弟自從接受了祖宗的全部遺產以來，

至今都沒法去收拾！這殘敗的局面，一天一天的任他拖延了下去，將來是要到了怎樣的地步，是很難想得到的！而且，大哥的性情是那樣的任性，四弟又是那樣的蠻橫無理，只有你這位三兄弟，還可以同我在一起商量商量……一個好好的家庭，便鬧成了分崩離析的狀態！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叫我一個人，又有什麼力量辦呢？

兆
辦法麼？要想馬上找出一個辦法來，要想把舊有的家業重新整頓起來，確實是不容易！這幾年來我們家裏的經濟情況，簡直是入不敷出，祖宗遺留下來的田地財產，當的當了，賣的賣了，有的是抵押給人家了，二哥，是的，從此以後我們再不想一個妥善的辦法出來，恐怕我們祖宗所遺留下來的這一點剩餘的產業，亦不能保存了。

正
三弟，依你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妨來商量商量。
兆
那麼，我想你不是有幾位好朋友麼？像梅力健，殷吉禮，傅朝西，他們這一

般人會不會來幫助你呢？

正 幫忙是可以的，不過，三弟，我們講句老實話吧，人家是不能來白白幫忙的，像梅力健、傅朗西、殷吉禮、他們這幾個人，在名義上講起來，雖然是我的朋友，但是在另一面，我們可以仔細的想到，他們是絕對不幹與他們沒利益的事的，要想去向他們借錢麼？請他們幫忙麼？那就非要有抵押品不可，否則那是免開尊口！試問我們現在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抵押呢？

兆 得了吧！這個問題我也知道，就是連我們祖宗遺留下來的幾錠元寶，都抵給了殷吉禮；我們祖代傳留的古董，都抵給了梅力健；東方四個村子的田地，我們沒法管理，讓給了華德鄰；內外沙地這地方，又讓四弟送給了蘇行赤，餘下的還有許許多多數不清的債務，簡直是沒法償還！

正 是的，這些問題都是應該要算清賬的時候了。

兆 我們不但要來一個總清算，我們還要顧到以後的生活問題，不但要顧及到我

們目前的生活問題，而且還要顧慮到我們子子孫孫以後的生活問題呢？況且蘇行赤、梅力健、殷吉禮、他們這般壞東西，還正在那兒虎視眈眈地想吞嚥我們這一塊肥肉似的家產呢？二哥，我們若是再依賴旁人，借助旁人的力量，恐怕終久都是不可能的啊！

黃

（上）二老爺，三老爺，請喝茶。（獻上茶，正，兆，二人點首）（下）

正

好兄弟，你既明白了這意思，我們依賴旁人總是不行的啊！現在雖然是沒有辦法，但是我們……要在這沒有辦法之中，要找出一個辦法來，要打通一條活路，我想那只有自力更生的這條出路！

兆

話是這樣說，可是自力更生的這條路，是應該怎麼樣去走呢？

正

哎！我現在簡直沒有辦法，也沒有什麼計劃，我不過是說說吧了，三弟，你能不能替我想個辦法呢？

兆

哦！可是我想……

正 三弟，（注意的神色）你有什麼辦法嗎？

兆 我想；獨木難支大廈。這件事不是我們弟兄兩人的力量可以成功的，應該要把大哥同四弟請來，大家來把話明白的說開了，商量出一個辦法來，才可以使我們這個古老的危亡的家庭復興起來。

正 嗯！（猶疑不決）你的意思倒不錯，不過我即使接收了你的意見，大哥和四弟會不會來呢？或許他們各有成見，不能與我們合作吧？

兆 他們不來麼？我想他們兩人既然都是我們家庭中的主人，他們兩人難道就眼看得我們祖宗的遺產，一天一天的沒落衰敗下去麼？我想他們也是有人心的，決不會拒絕了我們的請求。

正 這個辦法好倒是好。那麼，我們若是不請大哥和四弟來商量，你看這件事，有沒有旁的辦法呢？

兆 不。（堅決）二哥，你別再這樣想吧！推開窗子講句亮話，（手做開窗式立起）我

們這個家庭，不是我個人的，也不是你個人的，乃是我們大家的！我們不但要請大哥同四弟來商量，就是美和妹妹，也該請來！既然你說大哥的性情是太任性了？四弟的脾氣，是有點蠻橫無理，但也有可以原諒的地方！何況我們是兄弟呢？何況這件事，也是他們本身的事呢？我想他們一定是會來的。

正好。（吞吐的說）就照你的意思去辦吧！

兆 你的意思真的決定了麼？

正 （點頭）唔。……

兆 來人呀，老黃。（臉轉向後面）

黃 （上）來啦！三老爺有什麼呼喚？

兆 去。快去請大老爺和四老爺，到這兒來有事商量。

黃 是（欲下）

兆 來呀！還有，請美和小姐也到這兒來，有事商量。

黃 唔，是。（做個鬼臉下）

（正和燃起紙煙吸着，約靜默一分鐘）

澤 （上）二哥，三哥，有什麼事？要我來？（脫去大衣，點頭坐下）

兆 請坐。沒有什麼事，不過請兄弟來閒談閒談。你這一晌幹些什麼事？

澤 事麼？我在外面倒沒幹什麼？不過我常和蘇行赤來往，他倒是一個很可以交結的朋友，據我看他家的財產，並不在我家之下，他同我倒確實要好，我們在穿衣吃飯住屋子上，都不分什麼你我彼此，您二位想，這是多麼好的一位朋友。

正 （丟了煙捲）一見了你，你就是蘇行赤怎麼好？怎麼好的這些話，我們現在暫時不談，但是……本來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也應該為家庭分担一部份責任了，再不要這樣盲目的說這個好，那個好的在外面混鬧。

澤 （怒目欲立起）什麼？什麼話？你老是皂白不分，我明白的告訴你吧，你太不識

時務！因爲我很清楚現在我們家庭的環境，而且蘇行赤又是這樣個夠味的朋友，我們將來借助他的地方很多，你爲什麼還要說他的拐話？你真是閉門造車，太不識時務啦！

正 哼！（怒目）你罵我不識時務，你竟罵你起的哥哥來了，你簡直是心坎裏哪裏有我哥哥，換一句話說，你的眼目中，沒有你的哥哥，那你的眼中除了你的什麼蘇行赤好朋友而外，哪還有其他的人嗎？

兆 （欲立起搖手勸解）不要噪，不要噪，有話好說，做哥哥的要帶涵一點弟弟，弟弟對哥哥說話應該要和氣一點 性情不可以像這樣的粗暴。

正 我說蘇行赤的拐話嗎？難道我做哥哥的眼睛不識人嗎？我老實的告訴你說吧，我做哥哥所說的，完全爲的是勸你學好，離開惡人，不要與他同流合污，將來才可以做個堂堂的人，也可以分担一部份責任，撐門抵戶，榮宗耀祖呀！

澤 （立起）咳！好響亮的嘴巴子。你不要對我說教，但是你自問你自己的行爲怎

樣？你這個管家的，在家裏幹些什麼事？你管的家是一天窮似一天，財產是一天少似一天，連住的房子也漏了，房柱子也傾斜了，有的窗子上缺少了玻璃，這一陣一陣的過堂風吹來很是怕人！請問你這個管家的在家裏幹些什麼事。

兆 四弟，坐下吧，四弟，我們弟兄，有話好商量。

澤 好商量？哼！他倒不會對我有這樣的惡感了，老實說，我所以和蘇行赤朝夕來往的，也可以說是爲的我們整個的家庭啊！我們窮，他家倒很有錢，並且我還想把美和妹妹想……。

兆 噢！把美和妹妹怎樣？

澤 我要把美和妹妹介紹給蘇行赤，同他結了這一門親，倒是「門當戶對」呢？
正 （似在思忖的說）你講什麼？

兆 哦！這不成，兄弟你年輕，絕不要受了人家的哄騙！這件事，亦是我們家庭

中，很重要的一件大事，並不是由你一個人就可以決定的。我們應該要細細的商量一下才好！

澤

你放心，我決計不會受人哄騙的，也無須商量，老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什麼事都不能成了！我只要把蘇行赤跟美和妹妹的婚事，明白的說開了，他家有的是人力，財力，儘可以幫助我們，那我們什麼窮呀，恢復舊有的家業呀，什麼事都成了；好比是滿天的烏雲，在傾刻之間都消散了。

正

嘿！什麼事都沒有了？難道事情就是這樣的簡單麼？難道說你又不知道，在以前我曾經把美和妹妹許給了殷吉禮了麼？但是除了殷吉禮而外，像梅力健、傅朗西、他們這幾個人有誰不愛我們的美和妹妹呢？我敢說他們總比蘇行赤富裕，而且體面得多。

兆

別多說廢話吧！我們今天請你來，爲的是商量我們家產的管理問題，我們兩人實在是負不了這個責任，你的意思好像是除了在美和的身上找出路而外，

就沒有旁的辦法！但是辦法雖然是一個，出路雖然是一條，美和妹妹的婚事是與我們整個家庭的幸福有着絕大的關係，可是婚姻大事，也應該去徵求她自己的意見，還要由她自己去做主才好！我們只能建議，不能干涉。……只要……

澤 得了吧，（穿上大衣）你不要再說什麼廢話，我馬上就去正式的把美和妹妹介紹給蘇行赤去，我的主義定了，好，我馬上就去。

兆 你等一會兒，大哥就要來了，你們兩人許久不見了吧！

澤 大哥要來麼，我老不愛見他的面，他只會板着面孔說教式的教訓人。（急下）

黃（上）大老爺請來了。（站在旁邊，做沏茶等事）

兆 請進來。（正，兆，二人立迎同喊大哥）

協（上，點頭，似尋找）剛才老黃說，四弟也請來的麼？

兆 是的，他來坐了會兒就走了。（大家坐下，黃立一旁）

協 走，嘞！今天請我來有什麼事？

兆 大哥，我們兄弟很久不見了，今天想借這個機會來與大哥談談，還有些事要請教呢？

協 什麼事啊？

正 家裏的事，我想大哥都明白，這幾年來的年頭兒不好，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田地是一天天的減少，村莊是一天天的殘敗，甚至連我們的市集上到處都充滿了東村和西村的外人勢力，我們家裏所出產的一點土貨，都被外來的貨物擠壓得無法銷售，大哥，今天請你來是要指示一點辦法的。（黃下）

協 哼！我當什麼事，原來是家裏的事務，你們管不了啦，才請我來商量，你們早幹什麼的；當我以前管家的時候，每天都在苦心的經營着我們的祖業時，你們却閒着不幹事，反而愛搗亂，說些風涼話，現在呢，弄到你們自己的頭

上了，你們也有知道事情難辦的一天？

兆 大哥，您別生氣，我們做弟弟有不對的地方。……

協 好吧，你們做弟弟的爲鬧彊扭，可是我做哥哥的，絕沒有袖手旁觀的道理，現在，你們可以把你們商量出來的辦法講給我聽。

兆 依四弟和二哥的意見，除了存美和妹妹的身上找出路外，簡直沒有第二個辦法？（協首肯）在我也覺得這倒是一個辦法，而且美和的年紀也不小了，正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時候了。……

協 你們的主義是這樣，那麼你們的辦法呢？

兆 不過，主義是祇一個，辦法却有幾條：二哥的意思是想把美和妹妹嫁給梅力健，或者是傅朗西，或者是殷吉禮，四弟却主張把美和妹妹嫁給蘇行亦，但是我們終究不能決定，應該採取什麼辦法才成？（黃上）

協 哪兒的話。美和妹妹的婚事，應該要由美和妹妹自己去決定，連我做大哥的

也不能去干涉她自己的事，難道你們還想去干涉她不成？

兆 不是的。我也曾講過，我們對美和妹妹的婚姻大事，只是建議而已，並沒有干涉的野心！不過呢。……

協 咳！不過什麼，我知道了。我老實的對你們說吧，我老早就把美和妹妹介紹了給我們東鄰村的華德鄰了，他是我們的近鄰，又是我們的世交，我們父親在日，也曾借助過他家的力量，使我們的家庭一度的振興過！那時候你們都還小呢？（黃點頭）現在我們應該要借助東鄰村的時機又到了，我們從此可以同他們親上加親的聯合起來，在我們這個東家莊上，加上了東鄰村的結合力量，以後，才可以使我們這個破落戶，從死裏喘過氣來，才可以使梅力健他們一般壞東西不敢小視我們，才可以從蘇行赤，殷吉禮他們的手中，奪回我們固有的財產，固有的權利啊！

黃 是呀！對呀！大老爺這話說的真對勁，連我做奴隸的，聽了這話，也是很開

心的呢。三老爺，剛才我到小姐那兒去過啦，她說是有事，不能馬上來。

兆 好，我知道丁，你下去吧。

黃 是。(下)

協 還有，那個蘇行赤，他簡直是在非分的妄想，講我們窮麼，可是他比我們更窮，他是到處聞名的潑辣戶；四弟，他的年紀青，不明白世故，整天的被蘇行赤勾引在一塊兒花天酒地的，受他的哄騙，試問他這個窮光蛋，有什麼力量來幫助我們呢，那也是妄想啊。

正 蘇行赤固然是個窮光棍，梅力健，殷吉禮他們也在想我們的財產，但是你說華德鄰是個好人，那他怎麼會把我們的東四村霸了去呢？

協 誰說的，你不要造謠！老實的告訴你說吧，華德鄰完全是站在友誼的立場來幫助我們的，他拿出他的經濟力量與人力，來幫我們的忙，先從這東四村局部的開墾起，慢慢地扶植我們這個整個的東家莊走上復興的大道！這不但是

我所承認的，也是我們東四村，甚至於東家莊上的一般人所公認的。

正 那麼，你這麼一講，東四村的地方，是你甘心送給人家的了。

協 什麼叫做送給人家呢？我們的祖宗經過了多少的艱難困苦，好不容易才把祖產傳流到我們的手裏，有那個敢把他自己家裏的產業，送給人家呢？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我想凡是黃家的子孫，都聽過孔老夫子的教訓，都知道我們自己固有的精神，試問，有誰還敢出賣他們的祖宗呢？

兆 是啊！大哥說的話真痛快，真使人佩服，不愧是我們的大哥；但是東四村的權利，還依然的抓在華德鄰的手裏！

協 不錯。現在東四村的一切權利，並不是抓在每一個人的手上，乃是由東四村的居民，大家公認的，由我交給了我們的外叔父去管理了，他們可以自由的去支配他們所有的一切；這位東鄰的好友華德鄰不過是在朋友的地位來引導我們，幫助我們，怎麼可以說東四村是被華德鄰霸佔呢？你真好糊塗！

兆

是啊：大哥的話很對，我想，那我們就照着大哥的辦法去辦吧！有句俗話說「遠親還趕不上近鄰」，何況我們家與華德鄰他們東鄰村的人，是世交呢？

（協立起）

正

（低頭思忖）哎！請你們容許我再考慮考慮吧！

協

（更趨嚴厲的說）

什麼考慮不考慮？我們現在家庭的景況，正如同我們國家的命運一樣，已經到了淪辱的，危亡的最後關頭了，在這最後關頭已經到了目前的時候，我們沒有再考慮的餘地了，老實說，到了現在，我們是不左即右，不右即左的時候，哪有剩餘的時間，給你去細細的推敲呢？好，我走了，我就是這個主義。（指正說）你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錯過了這機會，後患就不堪設想了，到那時你不要後悔啊！（下）

兆

大哥，您走了，再坐一會，再等一會兒……

——閉幕——

第貳幕

時間 一天午後。

人物 黃美和 黃正和 黃澤和 華德鄰 梅力健 殷吉禮 傅朗西

蘇行赤 阿 黃

佈景 見舞台設計平面草圖二。係一中西合參之閨女房間，有古玩畫片鏡框等擺設、桌上滿列化粧品。幕啓時美和正在照鏡修飾。

美 阿黃，阿黃，來呀！

阿 (上) 是。小姐，什麼事？

美 我要出去了，你在家不要發呆！有人來，或許有什麼事，等我回來了就告訴我，不要忘記了。

阿 小姐，您要到哪兒去？(遞大鑲)

美 我馬上到大老爺那兒去，去探聽二哥三哥他們談些什麼，你在家要好好的照

管啊！（取衣欲走）

澤 （與蘇行赤從左邊上）妹妹在家麼？……

阿 （搶前迎接）哦！是四老爺來了。（下）

美 四哥，好久不見了，今天是什麼風把您吹來的。

澤 因為好久不見您了，特地來看看您的。

美 啊！請裏面坐吧。

澤 我外面還有一位朋友，現在替你來介紹介紹——蘇先生請進來：這一位是蘇先生，這是舍妹美和。

赤 （脫帽）久仰，久仰！我同令兄是挺要好的朋友，（打量對方）聽說你的人品才幹都好，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哈哈，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哈哈
○…………○

澤（脫帽）請坐吧，別客氣，沒有外人！（大家坐下）

美（向赤）蘇先生，不要太誇獎了，我實在不敢當。（向澤）蘇先生是打哪兒來的，到這兒來有什麼事？

澤 噢！我倒忘記說了，好像以前我也對你提起過這件事，恐怕你忘了。他是住在我們東家莊東四村的西北方，他家也是個大家庭，人口雖然沒有我們多，可是他的產業却比我們多，而且對於朋友們的義氣上講起來倒是很夠味的，我和他從來不分什麼你我的。我這次看到我們內外沙地的地方，離開我們家太遠，靠他家却很近，那裏從來就缺乏人照管，更沒有人去開發耕耘，荒廢了很是可惜，所以我就在二哥的手上，把這塊土地要來，讓給了蘇先生和我們去開發了，您看他是多麼熱心的一位好朋友啊！

美 原來是……這樣的一位蘇先生，我明白了。

赤（很欣喜的樣子）不敢當，你也太誇獎了。

澤 蘇先生，確實不誇獎你，你真可說是受之無愧啊！

美 (譏諷) 不誇獎，您真是個好熱心腸的人。(赤擠眉豎眉快慰)

澤 你既然明白蘇先生是個俠義滿腸的熱心人，那就希望你以後常常的和他來往，做個朋友！我們家裏的事你是知道的，以後需要借助蘇先生的地方多着呢？

赤 哈哈，我們做個朋友，好極了，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其他的小事，那不算什麼，我當然幫忙！哈哈，哈哈，不算什麼。

美 (不耐煩似的) 四哥，時間到了，我要出去了，今天是大哥約會好的，我就要去啦！(又拿起大衣欲走)

澤 妹妹，這裏有客人，你怎麼好就走呢？要是沒有緊要的事，我們就談談吧，何必到大到那兒去呢？而且你今天很難得的認識了這一位蘇先生，你們兩人太可以借這個機會談談啊！好妹妹，你不要學那種小家氣！

赤 我們是一見如故，我今天承令兄介紹是想和你談談的。

澤 現在的人，要開通一些啦！

美 (不理會赤) 咳！什麼小家氣不小家氣，又什麼開通不開通，我沒有時間和你辯論，我和大哥約會好了，現在時間到了，我就得去，若是你願意到大哥那兒去，那我們就一塊去，好不好？

澤 沒有事，我不去。

美 你不去，那我馬上就要去了。阿黃阿黃，來看門啊！(欲下)

澤 走，你別嚷！我們馬上就走，妹妹別生氣！那麼，好不好改天讓我們再來看你呢？(取帽戴上)

美 好的，你可以來，下次你一個人來好了。再見。

澤 再見。

赤 再見，改天我也來看你。(兩人很無趣的從左門同下)

阿 (上) 什麼事使小姐嘔氣啊。

美 (放下大衣又重整容) 真氣惱人！四哥老是把壞人當做好人，像剛才來的這位蘇行

赤，是個光棍漢，勾引我的四弟，整天的在一起花天酒地的；話倒說得好聽，可是在事實上，却把我們家裏的祖產內沙地，外沙地，內外沙地的地方，都給他騙取了去，還說是幫我們的忙，去開墾呢？這位蘇行赤的爲人，他的行爲，我老早就聽大哥對我說膩了，四哥還把這些話來騙我呢？其實我自己的主義老早就決定了，我決不會受他的欺騙的。

阿 哦！原來是這回事，我明白了。

美 你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 我……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啊……。(話未完見人來即溜下)

正 (正興健·禮·西同走右門出繞到左邊上) 妹妹在家嗎？

美 哦！原來是二哥來了。請這兒坐。(起迎)

正好，謝謝你，不過還有我幾位朋友，能不能請他們一同進來呢？

美是誰呀！

正是我的好朋友，他們是打西家村那兒來的，今天剛剛打此地經過，他們是遠道來的客人，順便來拜訪您的，機會真是難得。

美哦！原來是二哥的好朋友，那就請進來坐坐吧。

正（做手式）請進來。這是舍妹美和 這位是梅力健先生 這位是傅朗西先生，這一位是殷吉禮先生；（衆皆一一點頭）殷先生的聲望很高，資格最老；傅先生人是極其聰明、能幹；這位是梅力健先生，却是最有錢的人，我們家裏的事，這幾年來，受他們幾位幫忙的力量，可真不少，是我們應該要感謝的。

美哦！原來各位都是負有聲望的人，在這裏沒有好的招待，各位請隨意的坐吧！

正請坐。

禮 別客氣。你也請坐，承正和老兄看待我們不錯，大家朋友來往已經是好多年了，令兄亦常提到您，我們都是很羨慕的。

西 是啊，殷先生說的話真不錯！我們渴望了好久要見你，今天難得會見，也并不拿我們當做外人看待，我們不但是感到榮幸，而且很快樂！哈哈。……

正 今天我們正可以趁此機會，大家不妨來暢談暢談，哈哈，這真是很好的機會。
。（很得意似的，忽有所感的說）阿黃呢？到哪兒去了，今天難得有貴客在這兒，趕快喊她來倒茶吧。阿黃……阿黃……

美 阿黃出去了，我去看他到哪兒去了。（起立欲下）

健 別客氣。

禮 別客氣，別客氣，我們請坐坐，大家隨便談談好了。

美 不。你們請坐一會兒，馬上就來。（下）

禮 喂！老傅，你看了麼？

健 她走了，我們倒是真可以隨便談談了，她在這兒有些話還不好開口呢。

禮 是啊，你們可看真啦！（向正）我看令妹美和的人品真好！（向健）不說別的，單只這一張櫻桃似的小口，真是富有說不出的東方美呀！在我們西村是找不着的。

西 你把她的口，比說是櫻桃，但是我說她好比是一枝紅杏呢？在這樣大好的季節裏，真是所謂：「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正 那你們可真了不起，你們不但有地位有聲望的人，而且又是會吟詠的詩人啊！

禮 喂！我也想起一首詩來了，比你的還好，你拿她的嘴比一枝紅杏，我却拿她比做紅豆呢？比你的更好，你們聽啊：「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

正 （正與西拍手）好，你的更妙！

健

唉！你們也忒得意忘形了，不是我板起面孔對你們說空話，初次到人家閨女的房中來，居然的像是見了一塊大肥肉似的，就貪饞起來，說上這些不中聽的話。這真虧美和小姐不在這兒，可別讓他聽見了！

禮

是啊！我們剛才說的話，是有點得意忘形了！但是像她這樣的小姐，又有誰不愛呢？好則我們這兒沒有外人，都是自己朋友。（大家相視而笑，見美和上，衆

又歸嚴肅）

美

二哥，阿黃出去有事了，等會兒就要來的。這幾位先生來到底有什麼事？

正

不過，不過，……是來玩玩的，你們可以從此認識，做個朋友，大家有什麼話，都可以隨便談談的。

美

我沒有時間可以隨便的談些什麼？

西

美和小姐，您有什麼高見，都可以隨便的說呀！我們大家都不是外人，有什麼都可以很知己的說：（美和默然）

健 因為我們同令兄是親密的朋友，你和他是兄妹，那麼，一而二，二而一，由這個二角的關係上來證明，我們也可算是好朋友啊！我想，你是曉得我們西家村出產的工業品，化妝品啦，各種的東西很多，你愛些什麼，我們都可以盡量送給您。

禮 您有什麼高見請說：您愛我們西方製造的綢料麼，還是呢的，要是把這衣料，給您做套西裝穿起來，那您就會顯得格外的美麗了，（打開手上的黑皮包拿出呢布一小匹欲遞給美，美似不受，由正代拿）除了這個以外，別的東西還多着呢？您還愛瞧麼？

西 我這兒還有美髮的香水，紅脣的脣膏，精巧玲瓏的手錶，（說時從自己皮包內一一取出）此外還有梅先生家裏釀的葡萄酒，可口得很，您也要吃麼？這些都是世界聞名的！假如您願意的話，我都可以送給您！（正和一一接下放在桌上）

正 好呀！謝謝您。您看殷先生，傅先生他們多好，我來代您道謝。……

美 嘿！二哥，這些東西，我們自己有的是，並不需要他們的，你更要明白「無功不受祿」呀！殷先生、傅先生、謝謝你們的好意，請帶回去，轉送旁人吧！

健 咳！不……這不過是我們初次見面的禮物，一點兒小的敬意，假如您以後需要什麼的話，我們那兒確實多得，可以……

美 謝謝您的好意，我並不需要這些。

正 這是他們的好意，你不要錯過了，美和您還是收下吧。

禮 請償光收下吧，令兄對我們就知已得很，一點不客氣，請你別客套吧！這不成什麼，小意思。

健 噢！這不成意思。我這兒還有真金鋼鑽的戒指，請你收下。

美 梅先生、殷先生、請你們不要再這樣的胡纏吧，二哥，對不住，請把他們送出去，東西也原樣的帶回去，我現在到後面去有事呢？好！（冷笑）各位先生

再見。(由內門下)

正好！我們馬上，馬上……就走。(大家面面相覷)請……

禮這一點小意思，是要請賞光了。再見。(健，西，點頭說再見。華德鄰上，與正等四人

相碰見，禮似詢問這是誰？引起正注意，在門外窺探良久，似有所悟，向互耳語後，即與傅朗西等從右到左邊快快而下。)

鄰美和小姐呢？

阿(上，正與德鄰相值)哦！原來是華先生，請坐，請坐。我請小姐去。(由裏門下)

鄰美和你好？

美(上)原來是華先生來了，請坐。您好！

鄰別客氣，我就在這兒坐好了，您好，您好！不過……我看你的臉上，好似有

點兒不快！難道有什麼事會使你憂愁？

美沒有什麼事，您今天怎會有空來玩的？阿黃，來倒茶！

阿 (上)是，來了。(獻茶後即下)

鄰 我看您的精神不大好，好似有點兒什麼心事？可不可以告訴我，也好替您解悶呀！

美 我麼！沒有什麼，不過，是有點兒不舒服！

鄰 你是不舒服麼？

美 是真的。……

鄰 你又來騙我了，你有什麼心事，都可以對我說呀！自從協和大哥介紹我倆認識以後，我們兩人的感情……自信是一天比一天的濃厚，關係是一天比一天的親密！還有什麼話不可以公開的說呢？

美 我並沒有什麼，只是精神不大爽快！

鄰 您有話對我說呀！我們倆還有什麼話不可以說呢？美和，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做一個多愁多病的中國舊式的女兒病態的人，你應該要做一個富有新生

命的中國人，要把以前的一切懦弱、自私、羞澀的態度，完全驅除，一方面要把孔老夫子所說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金言，牢牢的記住，而能去身體力行的，那才是我所期望的人了。

美 嗯！（點頭）謝謝您，您這一番話，真是使我的心中聽了，不但是感激您，佩服你，也更可以說是更愛您了！是的，從此我明白了我過去的錯誤，好像走經過了你的勸解，我的心坎裏就如同服了一劑清涼散！

鄰 好的，美和！你真不會辜負我的期望麼？

美 是啊！我從此以後決不辜負您的期望，那我現在就把我本身的一些事，坦白的告訴您吧！

鄰 你真能這樣做，才是我理想中的伴侶呢？那麼你就老實的對我說吧！

美 本來，我老早就得對你說了，可是我想到這是我自己的事，而且又有一句「家醜不可外揚」的古語，時時在警戒着我，所以我就難以開口！但是，現

在事實漸漸地要顯露了，即使我不說呢，你也許會明白吧！（鄰翁了幾件事都不對，急的徘徊，最後說）

鄰……這個，我一時到猜不着。是不是你們家庭裏對於我倆的事有問題麼？

美是啊！對啦，我明白的對你說吧，我的二哥，就早想把我介紹給西家村的梅力健，或者是殷吉禮，或者是傅朗西，他們三個人之中任擇一個，在剛才不久的時候，他們還到這兒來過，到我這兒胡纏了一頓，給我摔走了。

鄰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早為什麼不對我說呢？以前我曾經到您二哥那兒去過，當時他對我倆的事，表示滿意，就不知道他的心裏，又是有另一種的想念呀！這真所謂是「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沈思一下）還有別的事麼？

美你還要知道其餘的事麼？那我就老老實實地對你說吧，今天還有我的四哥和蘇行赤來的呢？（澤與赤上，似欲進美和房，忽聽人聲，急退出，兩人側耳靜聽，說到澤的環

話時，澤即捲袖振奮，說赤時，赤亦然）

鄰 我老早就知道你的四哥，是個頂不馴良的人啦。哼！他同蘇行赤來往，你可知道蘇行亦是怎樣的人麼？

美 這個，我早就聽大哥說過了，他是窮無所有的一個光棍漢，是我們東方幾個村上的地痞流氓，常常明搶暗奪的去訛詐人，他並且在我四哥的手中驅取了內外沙地的地方，而且挑撥我們兄弟不和！現在更進了一步要想來……要想來佔據了我，要想來吞併我們的家產！（悽然）

鄰 真的麼？你不要怕！美和妹妹，不要怕！有我在這兒，什麼事都可以不怕！我有我的毅力，我有我的精神，一切的艱難困苦都是可以克服的呀！我素來的行爲，您難道還不明白麼？我絕對是可以愛你的真心來幫忙的。您剛才所說的我都明白了，美和，我真誠的告訴您吧，你們家裏所以貧弱的原因，是在「家不和」，那就難免不被「外人欺」了，若是把你們家裏的事務，全

交給協和大哥一個人管理，那就不會到這步田地了。

美 是啊！你真是一個明白人！

鄰 因為家不和就被外人欺負了，東方有蘇行赤這個流氓在那兒勾引你的四哥，西邊有梅力健、殷吉禮、傅朗西他們這一般人在鼓動你的二哥，他們不但都在垂涎着你的美麗，而且都在想你們的產業！他們這一般餓不飽的狗，都非分的妄想分享你們這一塊肥肉呢。

美 是啊！你的話說的真坦白，真誠懇，你真是一個明白的人！

鄰 好吧！我現在也不能坐視不理了，爲着全世界上人類的正義，爲着我們同是我們住在東方的鄰居，爲着我們世代的交誼，更爲着您的大哥和你與我的感情，我不得不挺身出來挽救你的危亡，我也不得不出來，幫助你們建設起你們的家庭的和睦，與新的秩序！（鄰說時很是有力，澤，赤，二人摩拳擦掌氣憤欲進，後赤推澤上。澤乃鼓起勇氣欲進，剛進幾步，回臉望赤溜走，已亦胆怯退下）

美 這個，這個你不能爲我們家裏的事，累壞了您呀，那又怎麼好呢？

鄰 但是我自己深深的感覺到，假如西家三村的梅力健、殷吉禮、傅朗西的勢力，在你們東家村莊上擴大起來了，進而用他們的力量，強制的佔有了您，更佔有了您們的產業，那又……（美和默然）尤其是那個混賬的蘇行赤的野心實現了，到了那時，我也免不了要受到他們的影響，恐怕到了那時，受他們的累更大了。

美 您真是個明白人，哎！您不但是明白，而且也是一個徹底了解世事的人，您真使得我誠心的愛您呀！

鄰 妹妹，好妹妹，我真謝謝您的愛心，但是現在，在事情沒有辦完之前，我還不敢接受您的愛，要等到把我們前途的障礙掃除了，那時我們的愛，才能夠保持到永久！好，我現在就去。

美 您要走麼？再待一會兒，休息休息吧。

鄰 (堅決的) 不。(下)

美 您去了，您要當心點兒！(誠懇的望鄰下去) 阿黃，阿黃！您到哪兒去啦！

阿 (上) 哦！我是在後面爲您們預備點心呢？

美 華先生走啦，還要預備什麼點心呢？我馬上就要到大哥那兒去了，(拿起大衣)
您在家要把門戶看管好，不要讓人溜進來！

阿 是。

——閉幕——

第 叁 幕

時間 一天下午。

人物 張家富 李樹人 王生財 鄉民甲 鄉民乙 老 黃 蘇行赤

黃澤和 梅力健 殷吉禮 傅朗西 黃正和 華德鄰 于忠行

佈景 見舞台設計平面草圖三。啓幕時鄉民甲乙二人不規則的坐在C桌橙上

，王生財正在店裏整理什物。

甲 咱們弟兄兩人今天難得碰見。

乙 是呀！很難得碰見的，你老哥天天忙財啊。

甲 二哥別說忙財吧！現在茶也喝白了，天也不早了，咱們酒癮也發了，二哥你要不要？

乙 （點頭）好。來點兒酒陪陪您。

甲 生財哥，來他四兩老燒。

財 哦！來啦。李大哥，要不要帶點鹹菜，還是……

甲 鹹菜麼？那倒不要，來他四個子的花生米，助助酒興吧。

財 哦！李大哥吩咐的就是了。

甲 二哥，你說我整天的忙財麼？那你也太看錯了，咱們知己人不說假話，不瞞你老哥說，我們眼看得過日子真快，一年一年的忙着割稻啊，種麥啊，割麥啊，撒種啊，一年到頭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誰辛苦爲誰忙！忙到今天廿幾個年頭了，還是我爸爸遺留下的這一件破襖兒，穿在身上，你還說我忙財麼？

乙 李大哥，你這話說的是太知己了，兄弟也曾這樣的想到，我們忙的是些什麼？我們除了吃在肚裏，穿在身上的以外，還有什麼呢？剛才兄弟說錯了，李大哥也不必較量！

甲 可不是麼？咱們弟兄是自己人，說話不較量。我們一天忙到晚的，一會兒天乾了，要抽水，有時候水大了，又要想法子把水抽出去，或是被淹了，總之，不管是乾是淹，我們做田的租稅不得不繳！糞担子天天挑在我們的肩膀上，疲壓了我們的筋骨，磨破了我們的腳皮，一步比一步的更沉重了去。……………

乙 大哥的話，說的真對勁！真不愧是我們的大哥！

財 （擺上酒甕花生米）好香的酒，請喝吧！

乙 咱們弟兄痛痛快快的飲兩杯，開心開心，解解悶。（斟上酒）

甲 好啊！來他兩杯解解悶，散散愁！（喝酒）

財 你二位好久不到小店來照顧了，今天你們來倒是很難得的！剛才聽你二位大哥說的話，我都聽得明白，不是我王生財好多嘴，這個年頭，真是有點那個……那個……

甲 是啊！二哥，請你坐下來談談吧！

乙 這兒沒有外人，二哥，坐下來談談吧。

財 (仍然立着) 好說，謝謝你。別講你二位吧，就是我開的這片舖子，也就不容

易了，你們二位知道的，這一帶的田莊是黃家的，不消說，這一間小小的茅房，也就是黃家的了。說我這個小店窮嗎？他們家雖然是一個大戶人家，有的是田莊，有的是財產，我看他却比我還窮呢，你不信麼？嘿！房子還沒有到月，黃家的管家老黃，就到我這兒來催租錢，已經來過兩趟了！請你想想，我們這個小店的生意不好，本錢又短，我與老婆子兩口子，單靠着這個……生活不彀……

甲 是啊！他媽的，大家都是外表好看，內骨子却是空空的，外方人看着你撐着這一片店，誰不說是你還可以過得呢？

財 對啦，可不是麼？外明不知裏暗，誰又知道我生財，住房子要房錢，地要

地租，賣酒有酒稅，賣烟有烟捐啊！請問蒼蠅頭上有多少腦子？人家欠我的，沒有的還；我欠人家的倒不能不給；現在我是拉了一屁股兩膀子的債。不久我可要奔架了！

乙
誰又不是呢？你這話說的真爽快，你想想看，我們種田的人，還沒有等到太陽出山，我們已經在田裏工作啦，太陽落山的時候，還得在田裏辛苦！但是做人家的田、租，不得不繳；稅，不得不繳，就是自己飯吃不成，妻子兒女在挨餓，那不管，這些閻王爺的租錢，是少不了的！你說老黃來向你催租，他難道就不向我催租嗎？我們這兒的人全是一個大老闆；生財哥，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爲難啊！

甲
一樣的爲難，真是一樣的爲難！大家都有苦處，可是誰都說不出，要說，又向誰去訴苦呢？今天大家遇着說了出來，心裏倒覺得非常的痛快，來！再來一杯！

乙 好。再來……。

財 (張家富，李樹人同走左邊上) 張大爺，李先生，你來了，請這兒坐。(指B桌後即去)

(沏茶)

富 來啦，來啦！我今天特地約李先生到這兒來喝杯茶，談談心；我們都是老茶客，不必招待，也別客氣！

甲 (立起) 請這兒坐，張老伯，李先生。

乙 不嫌棄請這兒坐。

富 你二位也在這兒，我們來遲了。

乙 王生財，張老伯李先生的茶賬，在我這兒算。

樹 別客氣，原來是你們二位，我們就在這兒陪了。(坐B桌)

富 你們來了好多時候了？

甲 到這兒來沒有多久，張老伯怎得空出來的？

富 沒有什麼事？我常和李先生在一塊兒，喝茶倒是常事，不過今天是請他來替我寫一張契約的。

乙 張老伯，寫什麼契約啊！

富 這幾年來，我們做黃家的田，實在是談不到有什麼好處，然而話又說回來了，可是不做田，那又幹什麼呢？田地的租稅，是一年比一年的增加，我們的利益，也就一天比一天的稀少（生財逢棄土）今天我就請李先生寫張緩繳田租的契約，送給黃家二老爺去看，或者憑我老面子……（黃從右門上聽見有人說他，他即輕輕隱在店內衆不覺）

甲 是的，您的老面子，憑您的……

富 因為我們世代都做他家的田，黃家的二老爺是知道的，尤其是黃家的管家老黃，我們是老朋友，他或許可以在二老爺的面前，討個人情，今年的租先繳一半，那一半到明年年成好的時候，再慢慢地償還！（抽旱煙）

乙 張老伯，這不是我多嘴，掃你的興頭，我告訴您吧，不但是我和李大哥那兒，就是生財哥這兒老黃也來催過租了，據說是今年黃家缺錢用，少繳租恐怕是不成的。

富（驚愕） 哦！真有這回事麼？黃家，他們家裏，有這樣大的財產的人家，也會鬧窮麼？

乙 是，有誰騙你呢，你不信可以問他們二位（指甲財）而且李先生又是一位懂文墨的唸書人，他一定會明白黃家的事的！

甲 黃家的事我都知道，有什麼事，你們來問我好了。黃家的管家老黃，他的年紀不小了，我們見面，就喊他一聲黃老伯，他這個人生性倒很爽快！有什麼話他都對我說，只要是黃家的一點兒芝麻大的事，請他灌下二兩老燒，他就會一五一十告訴您啦。

富 噢！是啊，近來我看黃家倒好像是出了什麼事的，老黃也像是很忙的，已經

歇了好多天，沒到我那兒去了。

甲 對啦。難道有這麼一件大事，你們都不知道麼？嘿！你們大家都知道四老爺的脾氣吧！

財 那是我們向來都知道的。

富 四老爺的脾氣，是誰也不敢恭維的。

樹 ……他的脾氣壞，事小，可是他又沾了一些流氓派，我有一次碰見他和遠東村的那個惡霸蘇行赤來往，是不是？

甲 是啊！還是李先生的眼風緊，心裏來得明白！就是這回事了。

富 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要我說麼？我告訴你吧，因為四老爺不成器，專門和壞人勾結，老黃說他不但是把我們東家莊的內外沙地，送給了蘇行赤；現在……

財 (大家注意的聽) 現在又怎麼樣。

甲 現在又要把美和小姐，嫁給蘇行赤吧？在座的各位想想，咳！張老伯你看應該不應該把美和小姐，嫁給這樣的人？

乙 不應該，不應該，連我這個黃泥腿子聽了這話，也有點不對勁。

富 嗯！古語說得好，門當戶對才能相配，不但要這樣，而且還要知道一些做人的道理才好，要是四老爺那樣，一點兒仁義道德都不懂；這是終身大事啊，是不可以隨便的啊！

樹 ……這倒是一個問題，那麼，大老爺，二老爺，還有三老爺的意思，是怎樣呢？

財 他們的意思……還有……

樹 還有，這就對了，即使推開了二老爺三老爺的意思不談，那麼這事也得要問問她，美和小姐，她自己的意思！除了二老爺三老爺的意見之外，那麼這件

事最好是要請教請教大老爺才是！你們還知道有句俗話說「長兄爲父，長嫂爲母」麼？現在黃老太爺去世了，什麼事也得要由大老爺做主才是啊！

甲 您別提了，您也不是不知道的，在以前，家裏的事務歸大老爺掌管的時候，是多好呀，待人也和氣，我們的租稅也收的輕，可是他被二老爺擾得不願意幹了，家政就推給了二老爺，到現在也不是一年了，我想這件事，再也不會由大老爺來問吧！

富 你這些話說的倒是很有道理，想不到你們年青人，現在到比我們開通得多呢，想的也周到，可是我要問您，那麼，二老爺和三老爺的主張又是怎樣呢？

甲 這個，這個……等一會兒我去問問老黃去……我再來告訴您。（衆人皆笑甲遲鈍）

黃（咳嗽。驚起衆人讓坐）各位請坐，別客氣！也別驚慌！咱們都是一塊土上的人！你們剛才所說的話，我都聽的明白，李大哥不能回答你們的話，盡找老頭兒

所知道的一點兒，來回答你們，好不好？（坐B桌檯上生財斟開水，富等連說好好）
富（上茶）請坐，請坐，老黃，好多天不見了，請喝茶吧，今天難得會見，那就慢慢地領教吧！

乙我們正想知道黃家的一點兒底細，黃老來的真好。……

樹是啊！我們正要知道一點兒黃家的底細，因為他家的興衰存亡，却是和我們整個東家莊的興衰存亡都有關係的！這樣的事是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啊！

甲這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現在就請黃老伯仔細講給咱們聽：生財哥帶壺老燒來給黃老伯，賬在我這兒算。

財哦！燒酒一壺四兩，由李大哥做東了。（從店內提壺放在黃面前）

黃哎！李大哥，老是叫你破費！

甲算不了，算不了，您老賞光！

黃（向衆人篩酒，衆辭，乃自斟一杯，呷了一口）不是我喝酒講酒話，或者是說我故意的

賣關子，在我未講這件事以先，我倒要先問問李先生，爲什麼說黃家的興亡，與我們東莊的人，有很大的關係呢？這是倒要先請教的。

甲 喂！這件事，連我也知道一點兒，這件事……很容易明白，不是我多嘴，我告訴您，是因爲黃家是我們的田主，我們做的是他家的田，住的是他家的地，世世代代的在這塊土上討生活，豈有不與我們有關係的呢？（樹欲說又止被

乙搶先說）

乙 不對，不對，我們住他家的地打地租，做他家的田，給租稻，我們世世代代做他家的田，住他家的地，那就世世代代的繳租繳稅，繳我應繳的租，幹我應幹的事，那黃家的事，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這兒要曉得點兒他家的底細，不過是拿他當做一件新聞談談吧了。

黃 您又以爲怎樣呢？（向張家富）

富 我麼？我倒沒有成見，我這一輩子過來啦，什麼張家長，李家短，人家的是

非，我向來是不管的啊！不過，黃家的這件事，我倒很願意知道一點兒底細，爲的是那位美和小姐人很和氣，見了我老遠的就很親熱的喊我一聲張伯伯（摸鬍子微笑）而且我是看着他從小長大的；這麼一來，我到似乎很關心他的事了。哎！不過我是沒有什麼成見的啊！

黃樹

各有各的高見，好的，現在是輪到李先生說話了，現在就請李先生說吧！

要我說麼？那我就老實不客氣的說了，可是，我不說也罷了，若是開了我這個話匣子，那我的話可多。李大哥說的話倒有點兒實在，二哥說的話，好像就是黃家與我們絲毫沒有關係？張伯伯的處世態度，向來是不聞不問的，我們都知道；但是我講的話您二位別見氣（指乙，張）您們二位這種隔岸觀火，與世隔離的思想，在現在這種新的潮流之下，壓根兒是不能存在的啊！（衆人口呆，似不懂樹意）

富

什麼？什麼？到底李先生是讀書的文墨人，說的話都是和我們兩樣的

樹

你們年青的小夥子（指甲，乙）要跟李先生學學，那你們一生也就受用不了啦。

（甲乙點頭生財站近樹）

什麼叫做新潮流呢？也就是從新換了一個朝代的意思。比如說：以前的社會是一個「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一個社會！但是到了現在，你要是閉關自守。……哦！不是的，你們不明白這意思。就是說：若是一個人僅管想自己顧自己，不問旁人的事，不去干涉旁人，但是旁人一定是會來干涉你的事了，你說東西是你的，那不成，有東西就得要大家來受用，總而言之，飯，只給一個人，或是一家人吃飽，那是不成的，現在講個最簡單的例子吧，譬如你種田（指甲）他織布（指乙）孩子們在家放放牛，餵餵豬，老年人在家是燒鍋看大門；婦人家，縫縫補補燒燒煮煮，生財開開小店，嫂子在家種種菜；說到我這個幫閒的，就在家裏教教書，替人家寫寫信，看看風水；大家都有事幹，各幹各的，我們大家分工合作，才可以組織起這個社會，試問

一個人就能幹得了這些事了麼？（衆皆表示不能）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離開了羣衆而獨自的生活啊！但是誰也不容許你這樣做。（稍頓）在我們每一個人和人之間，都有了關係，那麼，黃家是我們這一塊土上的主人，他們家的興亡和盛衰，勢必是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重大的關係啦。

財

（閉了半晌氣忽吐出）您的話真有道理，請喝杯茶吧，潤潤您的喉嚨再說吧！

甲

生財哥，你別打岔兒！

樹

你們明白這個意思麼？我們都是一塊土上的人，這兒沒有外人，（向四方一望）

我們大家都是一個祖宗，一個血統傳流下來的關係，我們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還要繼續不斷的在這一塊土上繁榮滋長的生存下去啊！

富

對啊！我們自己所住的土地，是絕不能夠允許旁人來……

財

對啦！您看就是我這個小店，還有人要出大租錢，租這座房子，挖我們的店

面，攆我們滾蛋呢？

樹 我現在老老實實的對你們說吧！現在我們這一塊東家莊的土地，已經是被外

方人看上了，我們東家莊土地的肥沃，出產的豐富，地下埋藏量的優厚，這些得天獨厚的好處，是天下聞名的啊！

黃 嗯！（驚訝）您也知道這回事麼？我以爲除了我以外，像這樣的事，是沒有外

人知道的呢？想不到您也知道，真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了！

樹 不瞞您說，瞞了旁人，可瞞不了我，我早就看出來了；老黃：我講話是不留情

情的，您別見怪，你就是當面罵我，我要說還是要說的呀！

黃 決不，決不！李先生，您要是外看了我老黃，你就不講。我老黃的脾氣，您是知道的，我絕不是個小耳朵，也不是那些專門播弄是非的人啊！

樹 好！我也相信這兒沒有那種小人！但是這件事還要我來說麼？好吧，現在我們大家就請老黃說吧，要說黃家的私事，當然是會比我們說得更詳細更明白的。（皆贊成）

甲 老黃伯，那就費您的神，講說開了，我們心裏好明白。

財 早點把這個悶葫蘆揭破吧，那到爽快！

乙 乾脆點說吧！

黃 你們大家都要讓我說，那我就說了，也省得你們大家納悶！事情這樣的！有一天我們家的二老爺和三老爺兩個人談心，說是房子漏了，要修理，後園裏幾間屋子破爛得要倒場了，就得要重新建造，但是修理房子要錢，建造房子更是需要錢，這個「錢」字，可就成了問題了。

富 噢！沒有錢麼？每年收入的租稅到哪兒去啦！

黃 錢麼？您想；這幾年來不是這兒鬧乾荒，就是那兒鬧水災，再不然就是家務鬧得不可開交！你們種田的，沒有好的莊稼收，那麼，他們主人家，哪兒有好的租稅收呢？不但租稅收的少，而且幾年來，常鬧的入不敷出，虧空就一年的多似一年，年年借上許多的外債，借了債就沒法還本，到日子，就得付

利錢，這樣就像「水裏拖稻草，越拖越重」了。

財 噲！怪不得我們的捐稅抽得這麼重？租稅催得這麼緊呢？

黃 是啊！在以前大老爺掌家的時候：租，收得少；稅，抽得輕，那時候自己家裏的經濟還能穀維持；現在到了二老爺掌家了，那可就不成了，一天糟似一天，連我……也看不上眼了。二老爺的幾位朋友，我是數過來的，第一個是梅力健，第二個是殷吉禮，第三個是傅朗西，誰都知道，他們是西家三村的財主爺？看他們的面孔，倒是非常的和藹可親，可是他們的心裏，我敢說真是狼心狗肺！

乙 黃老伯，怎麼說，他們也是外人麼？

甲 我們東家莊有什麼危難事的時候，他們不是常來救濟我們，幫我們的忙麼？

樹 您別信他。那是西家村人的假面具啊！

富 噢噢……居然有這麼回事？

黃 對啦，還是您李先生說得對。他們表面上施些小恩小惠給我們東家莊的人，暗地裏却在我們二老爺的手中，奪去了許多的權利，像梅力健、殷吉禮、傅朗西，他們三個人，有誰不愛我們的美和小姐呢？

乙 是啊！誰都羨慕她。

甲 嘿！他們這三個人的年紀都不小了，這幾個老頭兒難道都還想她麼？

財 喂喂！他們三位之中，隨便指那個來說吧，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啊！我還有個老婆子，難道他們都是些光棍漢麼？

黃 別提了，說起來真是氣壞人，要是把美和小姐嫁給他們的話，我看不是小老婆，也得是填房了啊！

樹 您說的話真是爽快！那……

甲 那，他媽的，那一定是的……他媽……

富 這個，這個，滾！使不得，我們黃家是大宗大族的人家，那是使不得的。

……

甲 這話可對勁啦，若是把美和小姐嫁給了西家村的人，做他媽的小老婆，那我們東家莊人的臉，可算是丟盡啦！

乙 他媽的，難道都是些壞種？我倒要請問，在我們這個東家莊的四方，難道住的都是些個壞蛋不成？就沒有一個是好的麼。

富 （點頭）二哥，這話說的真對！我也是這麼想，什麼才可以靠得住呢？誰才算是一個好人兒呢？

樹 這個，是……近在眼前，是……遠在天邊啊！您猜猜看，誰才算是好人？

黃 （恍悟，立起）對啦，李先生真是個明白人，這個人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啊！

甲 別別，別賣關子，李先生說啊！

財 爽快些把這個悶葫蘆打破吧。

樹 好，我說吧，在我們東家莊的東方是叫什麼地方？

甲 那就是東鄰村啊！

樹 是的，東鄰村。您可知道東鄰村的華先生，華德鄰，這個人可好不好？

財 好人，好人！我可以證明，在前有一次蘇行亦在我這兒喝酒不給錢，反而賞了我兩記耳光，到今天想起這事，還有點兒痛呢？（摸嘴巴）等了一會兒華先生打我這兒經過，看不下蘇大爺的凶相，又看我怪可憐的，便賞了我幾塊錢。哎！華德鄰真是一個好人。

樹 您說的是。……他是一個好人。而且年青，他個人有能力，他家裏有財產，他又同我們的美和小姐……

甲 是啊！真是天生成的一對！東鄰村離我們這兒又近，不過只隔着一條河，他們兩口子走親家倒是很便利啊，哈哈。……

富 嗯！那倒可以，只要他們兩口子的感情好，只要華家真能殼和我們結親，將

來還可以幫我們的忙，那倒是很好呢？

樹

張老哥，您別過慮吧。我們美和小姐若是嫁給了華德鄰，那麼，我們東家莊的人，豈不是和東鄰村的人，如同是一家人麼？我們這兩個村莊上的人，開了這門親，大家能穀真正的結合起來，那是誰也不怕的，到那時，哪個又敢來欺侮我們呢？

黃

真對嘞！李先生想得周到，不虧是讀書人，我們的大老爺，也是這個主張。美和小姐他自己並不愛梅力健，傳朗西他們的假殷勤，她也絕不會愛蘇行赤這個流氓，在我看她的意思是愛上了東鄰村的華德鄰了。真的，華先生真好，每次會到我這個老頭兒，一點兒也不擺架子，人是很客氣的！可是那蘇行赤的架子，可就怪難看的啦。（這時外面一陣錯亂的脚步聲，驚住衆人不敢作聲，蘇行赤與澤和從右門上高視闊步的走至台中，赤出手槍予澤，指向前行，赤退往右邊下，澤往左邊下）

富 喂喂：這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甲 又出他娘的什麼鬼，蘇行赤這小子，帶着我們的四老爺，幹什麼去啊！

樹 生財，您去打聽打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財點頭從台左下）

黃 恐怕這個悶葫蘆是要打開了。

樹 是啊！恐怕是要火拚嘞！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回事，這回事，一定是發作啦

。①（又是一陣皮鞋腳步聲，正與饒，西，禮從台右上，至台中，梅子正手槍令前行，己等則由原路退下。）②（這時遠遠地聽到幾聲槍響，華，子，從右上至台中，戴，易，跟上，出手槍予華，

華轉遮子，即由左邊下，戴，易，從右下。）③（王生財氣喘吁吁的跑上，一不留心即滑倒在地有氣無力的喊，甲赫得躲在桌肚裏，衆人急拖財，並急找甲出。樹後現火光。）

財 不好了，不好了，快逃啊！已經在東鄰村與我們東家莊的河這邊，碼頭上砸火了，砸火了，起先是二老爺和四老爺砸火，砸了一會不砸了，現在……

（外面槍聲驟密）

黃 現在……怎麼啦。

財 現在，二老爺和四老爺不知怎的，反倒站在一條戰線上合作起來，與東鄰村的華先生，華大爺給碰上了！正在開火，正在開火？（這時四方槍聲叫喊聲更密火光更大）

——閉幕——

第 肆 幕

時間 一天晚上。

人物 黃協和 黃美和 黃澤和 華德鄰 老黃

佈景 見舞台設計平面草圖四。幕啓時係一花廳式之客室，台前列花數盆，

大長方格玻璃窗後，似一片朦朧的月色。協和坐在沙發上，悠閒的抽煙，並翻閱報紙，不一會兒，美和上。

美 大哥，您好。

協 (放下報紙) 妹妹來了，請這兒坐。

美 您在家倒很悠閒，可是我近來沒有像您這樣的悠閒，倒要被人胡纏死了。

(愁容頓現)

協 妹妹請坐吧，(美坐)有什麼事好商量，別愁壞了身體！那可不是玩的，您有

什麼心事啊。

美 有什麼事，您還不知道麼？那麼，我到要問問您，是不是到二哥那兒去的呢？

協 是啊。去的。

美 是有什麼事麼？

協 哦！您來的正好，我現在倒可以把這件事告訴您吧；好久我沒有見到二弟他們了，您是知道的，爲的是不願意問他們的事，可是他們把家裏的一切事務，弄得越弄越糟了，現在我也不得不問了，我也不得不出來收拾這個殘破的局面。

美 那麼，大哥，這個殘破的局面是應該要用什麼方法去收拾呢？

協 ……好妹妹，您既然知道我們家庭破碎的情形，那您也是一個明白人，我現在老實的對您說吧！在以前我不是把您介紹給華先生華德鄰了麼？所以要把

介紹給華先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您的年紀也不小了，也正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時候了，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家庭，現在已經走上沒落的道路，要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不成的。一方面更是因為我們自己家裏兄弟們的同床異夢，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我們東西各村的鄰居，都有欺凌我們的野心！我們現在正需要人幫忙的時候，難得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俠義熱腸的人，在我們的鄰居中，這樣的人祇有一個，那就是東鄰村的華德鄰了。

美 這樣的大事，不但是與我這一生有重大的關係，這是與我們整個東家莊，也有着很大的利害關係。

協 不過，這個辦法，已經是經過了我的深思熟慮以後，才堅決的決定了的辦法。那您又以爲怎樣呢？

美 大哥，真虧您的眼光銳利，承您所指示我的路，我已經是規則的照着去走了，我也絕不會辜負您這一番爲我個人，爲我們整個的家庭，甚至于爲我們整

個的東家莊的存亡的好意，我是絕對不辜負您的。……

協美和，您真是個好聰明的人！

美不瞞大哥說，我已經三番四次的拒絕了那不懷好意的梅力健、殷吉禮、傅朗西他們這般人，我也拒絕了四哥的請求，我已經接受了您大哥的好意，更接受了華……先生，華德鄰的愛……了！

協好妹妹，您接受了我的意見，您接受了華先生的愛了嗎？

美是啊！哥哥，我絕沒有辜負您的好意，爲的是我們整個的家庭，我們整個的東家莊的幸福！

協真的，好極了！這不但是您個人一生的幸福，就是我做哥哥的也沾光不淺！

（笑）以後不難借着華光生的力量，而趕走那一般唯利是圖的惡魔！（立起來，我們現在同來一杯，預祝我們前途的光明！（桌上有酒協倒酒二人舉杯同飲）咳！我現在真興奮極了！

美好，再來一杯，我也高興極了！
協來一杯，我們真快樂極了，同來一首歌吧。
美好！我們同唱一首「大民歌」吧。（舉杯同唱）

昭昭民德，振起綱常。

大哉吾民，日月爭光。

東亞文化，世界稱揚。

大哉吾民，聖教發皇。

禮義廉恥，四維大張。

大哉吾民，經世錦囊。

同文同軌，黃種維強。

大哉吾民，萬世其昌。

大 民 歌

詞 容 作 詞
光 霖 作 曲

Andante



昭昭民德，振起綱常大哉
 吾民日月爭光-----
 東亞文化，世界稱揚，大哉吾
 民聖敬發皇
 禮義廉恥，四維大張，大哉吾
 民，經世錦囊
 同文同軌，黃種維強，大哉吾
 民，萬世其昌！

協 好！再來一杯（添酒舉杯）請：

美 請。

黃 （外面槍聲忽起繼續不斷，黃匆匆上）大老爺，……不好了，不好了！

協 什麼事，什麼事，不要慌張，趕快說。（美酒杯失手落地，協放下酒杯來扶黃）

美 是怎麼一回事啊！

黃 不好了，不好了，大老爺，趕快逃吧，現在外面打的很厲害，剛才有一個槍子打我的耳旁過去，差一點兒中了我的腦袋！真危險呀！剛才……那個南頭的王生財的小店被打毀了，可憐那個張家富老頭子的家，也被燒掉了，他的兒子也被打死了，這真是了不得的大難啊！（槍聲驟密）

協 老黃，你不要太慌張了，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來龍去脈！外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你細細的說：

黃 是，是這樣的，我先是在南頭王生財的店裏去喝喝閒茶的，我們等了一會兒

，就看見西家村的梅力健、殷吉禮、傅朗西，同我們家的二老爺，一道走我們的面前過去了，後來只看見二老爺手上抓着手槍過去了，一會兒殷吉禮、梅力健、傅朗西他們三個人退回去了。

協
還有呢？

黃 ……不一會兒，我們家的四老爺和蘇行亦兩人，好像是追來的一般，後來又像是單看見四老爺，一個人上前去了，到沒看見那個蘇行亦往哪兒去了。

美 巧！這可怪了，到底是怎麼回事，趕快往底下說啊！

黃 先前好像是二老爺和四老爺兩人說話說翻了，我遠遠地的看見，他們砸火了，過了一會兒，看見好像是蘇行亦出來了，二老爺和四老爺停火不打了，誤會解除了似的；我們這時看着，到好像是沒事了。（夾有機槍聲）

美 沒事麼？真的沒事麼？

黃 不，不是的，誰說沒事啊！又有誰知道，我們的二老爺和四老爺，好像是兒

戲似的，却和華先生兩下子碰上了，就接了火，兩下就碰了火！

協 哎！這真是無可挽回，而可惜的事啊！

美 是真可惜啊！恐怕要白白地犧牲了我們自己的弟兄，燒燬了我們自己的房屋，殘踏了我們的田地呀！

協 是啊！真可惜！這樣的損失，簡直是沒法去估計呀！（黃擇扎了半晌，起來，協美二人正欲坐原位，窗後隱現火光，澤上，手持手槍，禁聲聲張，黃又跌倒）

澤 不准動，動一動就要你們的命，（指協）你往日不聽我的話，所以今日才有這樣的結果，我今天要不是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馬上就送你的命！美和，趕快跟我走，走！

美 我，我不！四哥，我不願離開……（澤上前拖美，協欲上前，被澤舉槍嚇退，此時外面火光更大，似有喊殺聲。由遠而近，在一陣鎗亂而沈重的脚步聲中，鄰舉手槍從左上，澤急丟美。由右邊溜下。）

鄰 (把槍插入袋中) 起來！你是老黃麼？

黃 是……是啊！您是，您是華先生麼？哦！這真要把我嚇壞了。

鄰 不要怕，有我在這兒，又有誰個胆敢橫行呢？大哥，協和大哥，美和，您也在這兒，可把我找壞啦，你們都在這兒發什麼呆！

協 (細望) 你是，哦！原來是華先生來了，這真可把我嚇壞了，我當是四弟還在這兒呢？

美 噢！是華先生來了麼？我真不知道，四哥爲什麼要對我這樣的凶惡，(微笑) 您，華先生，却對我這樣的愛護！哎喲，我真不知道是要怎樣的感激呢？

(趨前與華握手)

協 好啊！在我心中幾年來的心願，現在是完全實現了。

鄰 別客氣，這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也應該謝謝協和大哥的好意，我更感激美和妹妹真誠愛我的態度！

協 請坐吧，累了您。（大家坐下）您也別客氣吧，我們真應該要謝謝您才是呢？

您不但從此使我們這個紊亂的家庭得到新的秩序，而且借你這種偉大的力量，使我們的家庭，從新的整頓了起來，替我們攆走了梅力健他們這一般偽善的君子，趕走了蘇行赤這個惡霸，并且代替我教訓了我的二弟和四弟，您看我們是應該要怎樣的感激您，而且是我自己的兄弟，我自己不能把他教訓好，這該是我怎樣可慚愧的事！老黃，趕快去預備酒來，我們大家痛痛快快地飲一杯！（火光慚愧）

黃 是，我就去。華先生，您等一會兒，我就要來的，我做奴僕的也知道一點兒好歹，也得要謝謝您的好意！（下）

鄰 好，你去吧！別客氣。

美 大哥，我們兩人（指鄰）的事……

協 （立）你們兩人的事，現在已經是到了成熟的時期！當然沒有問題。今天就當

我的面，把你們兩人的戒指拿來，憑我交換。（兩人從手上取下戒指交換）從此你們兩人，做永久的結合。

鄰 謝謝您。（兩人從協手上接了對方的戒指戴上）

協 你們兩人的結合，也就是我們兩家的總結合，這不但是我們兩家的總結合，也是我們東家莊，與你們東鄰村人的大團結；拿我們自己的力量，再加上你們整個東鄰村的力量，這樣的力量，才是偉大的，惟有這樣，我們兩家才可以繼續的存在下去！有了這樣的力量，才絕對的可以不怕那般恐怖惡徒的搗亂？我們兩家……不但是鄰居，而且又是世交。……何況……我們的頭髮同是黑的，同是一樣的黃？我們兩家的人，皮膚同是黃的，頭髮同是黑的；那，我們的髮黑膚黃，在世界上將要同受着一樣的命運——要遭受着同是一樣的命運啊！換一句話說：從此以後，我們家的興衰，抑是存亡，將要同受着一樣的命運！

鄰 是的，大哥說的話，是太真誠了，是真坦白啊，我願意從此以後，同你們做最親愛的兄弟看待，決不敢對你們有一點兒虛偽；同時也願意你們對我們的真誠合作，要保持到永久！我們要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同站在一條戰線上。

協 同站在一條戰線上！我們從此絕對的願意與你們攜手，真誠的合作。

美 我們從此真誠的合作，大家要同站在一條戰線上。

鄰 好極了！從此以後我們真誠的合作起來，大家已經相互的理解了，我們的永久的結合不成問題了；但是……（作聽狀）現在……外面戰魔的怒吼聲，地球的振顫，還沒有止息，我現在正要盡我的餘力，去掃滅這個可怕的戰雲，願全世界上永遠的和平，好，我馬上就去。……（欲走又止）

美 您去麼？您……要當心啊！最，最好您要饒恕我那幾位哥哥，他們的觀念是錯誤了，因為他們完全是受了人家的引誘啊。

鄰 好！您受的意思我很願意接您，我想他們都會有覺悟的一天，聽說您的二哥，已經與您的二哥和四哥意見不投，就獨的出走，不問他們的事了。

協 那倒好極了，我很希望三弟能到我這兒來。您去麼，等會來麼？來來，我們現在同乾一杯你們兩人結合的喜酒吧。

鄰 好●（一飲而盡，下）。（火光槍聲已息，鷄聲略略，天已亮，在早晨柔和的光線下，映現着樹頭在動搖。）

黃 （捧盆上，滿列酒肴）來了，恐怕華先生要等壞了。啣！華先生呢？

美 華先生剛走了，您就放在這兒吧。（指桌子）

黃 哎啣啣，我來遲了，他的事情可真忙。哎……

協 老黃，不要懊悔，以後他來的時候還多呢？你也該去歇歇了，你已經是很累了。吧。（鷄啼）

黃 噢，這多時候，可把我老頭兒的腦袋鬧昏了，噢！怪不得外面有光呢？（指著

背後玻璃窗）原來是天亮了；太陽也慢慢地上升了。（這時太陽從右下邊往左角慢慢

傳上升）您看牠是多麼的美啊！

協 這真夠美啊！我記得有句詩，是形容太陽的：「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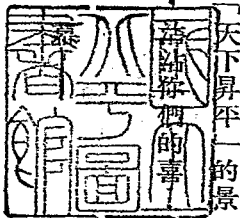
……

美 大哥，您還和我打趣麼？請您別再說「新娘新郎」的，怪難爲情的！您看它的光華是多麼的溫柔可愛啊！這豈不是和平的嚮矢麼？（鷓鴣雀鳴）

黃 好啦，好啦！恐怖的黑夜已經過去了，現在天亮了，大有「天下昇平」的景象！家裏的一切事，都定了，我老黃也要討一杯喜酒喝喝……

……氣！哈哈。……

——閉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初版（一——二〇〇〇）



大民會綱領

- 一 振興實踐「民德主義」，確立新中國國民精神。
- 二 政教普施，民情上達。
- 三 革新生活，強化民力。
- 四 中日提攜，以圖東亞之自主興隆。

BC

34.6

3